

中德文化叢書之二

陰謀與愛情



80756064

楊序

德國文學，固然有很久的壽命，但牠真正的發育時期，是在十七世紀以後，而燦爛茂盛，卻在十八世紀以來。總結：不過二百年的時間而已。但牠能在世界文壇上主占一席的，當然是由於牠在世界文藝中首屈一指的戲劇，尤其是詩劇與悲劇。

張富歲君所譯的這部「陰謀與愛情」就是德國第一部，而最有價值的平民悲劇。此劇成立的原因，是希勒爾的處女作「強盜」（已由本人翻譯）上演，被公爵禁止。他在此時看出了宮廷的腐敗與官僚的墮落。就寫了這篇東西，諷刺當時宮廷，故這部戲劇，不是作者理想的事物；而是希勒爾耳聞目見的情狀。

希勒爾是個理智敏躍，念慮深長，想像力極強烈的人。一般人公認他的文字比德國任何作家都來得深奧。要翻譯他的作品，確有相當困難。

張君這本翻譯，雖不敢說盡美盡善；但是我相信至少也會使讀者得着相當的滿意。並且我希望張君憑着這點技術努力地將德文名著介紹給中國。這不僅是張君應盡的責任，也是中國文壇上的幸運！

楊丙辰序 二二六、二二。

譯者序言

這本書中的侍衛長卡爾布 (Kalb) 及祕書吳爾木 (Wurm) 兩個人：Kalb 單譯爲「牛」，Wurm 單譯爲「蟲」，這是作者暗示卡爾布的愚蠢及吳爾木的狡詐，故以命名。請讀者注意。

全文脫稿後，曾蒙我的老師楊丙辰先生校改並又代爲作序，這是我要十二萬分感謝的。

又蒙胡適先生題字及北大德文系諸教授臨時也幫過不少的忙，在此一併致謝。並希讀者諸君不客氣的指示，更是我所歡迎，接受。

出場人物

總理瓦爾特 德國公爵朝中的總理。

費爾定奈 他的兒子，任少佐職。

侍衛長卡爾布。

英國小姐米日浮爾 公爵的愛人。

吳爾木 總理的秘書。

米勒 音樂教師，或者可以說是吹鼓手。

米勒夫人。

綠易斯 米勒的女兒。

索非 英國小姐的侍女。

出 場

情愛與謀陰

公爵的侍從。
其他人物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音樂教師米勒及其夫人

地點——樂師宅中之一小室

（米勒從躺椅上站了起來，將他的大提琴豎在一旁。他的太太寢衣尙未脫去，靠着一張桌子，吃早飯，喝咖啡。）

米勒（作來回急踱狀。）這件事情可利害了，我的女兒同國務總理的公子往來，已鬧得滿城的風雨。我的家聲，也要因此敗壞。國務總理也聞見風聲。乾脆吧！絕不讓他的公子，再到我家裏來了。

夫人 他來也不是你叫他來的，你的女兒同他往來，又不是你的主使。

米勒 他來不是我叫他來的，女兒同他往來，不是我的主使。那麼誰又管得着呢？！我是家中的主人，我那時對於我的女兒就應該嚴加管束，不該令她與他接近。我後悔我那時對於少佐沒有拿出強硬的態度來待他，或者那時就該向他父親密密告發，那青年的公子，也不過被他父親輕輕的斥責一番，這一切的禍事，不就雲消霧散了？

夫人（以口吸水作聲。）胡說！瞎說！什麼禍事到了你的頭上？什麼人害了你？教你的音樂去，有學生跟你就得啦。

米勒 但是要請你告訴我，我們的女兒同少佐來往，到底該怎麼樣呢？因為階級森嚴，他也不能娶她。嫁娶二字既提不到，反把我的女兒作了他的姘頭。上帝可憐！算了吧！不是嗎？如果這位侯爺處處都打聽得清清楚楚，一切的事都知道了。這固然是適合我們好人的口味，去掘一次甜水。你小心了吧！……你藏在每個籬笆孔後面伸出頭來瞧瞧。無論你怎樣監督你的女兒，使她臉上不發紅，不致透出一點行色來。那他總會把你這件事

情打聽了出來的。那末如此就成了我們女兒的終身污點。（以拳擊額作怒狀。）耶穌！

耶穌！

夫人 上帝慈悲！保護我們！

米勒 我們應當小心着。一個輕浮的人，還能向別的事情上注意嗎？這個女孩子多樣的美麗，身體多麼窈窕，走起路來飄飄栩栩，這還不令惡人注意嗎？至於你們婦女們有知識無知識，是沒有人過問的。

夫人 你只要把少佐給你女兒的信件，過細的瞧瞧。慈悲的上帝！你就可以看得明明白白，他很在爲你女兒的教育操心。

米勒 這才是他手段的高妙。正是人們用手拍着布袋，意思卻在驢子身上。誰要想得着一個美麗的女人，他當然要做出慇懃的樣子。我從前對於你是怎樣作的呢？如果人們在情理方面做到了，使人的心服情願，那肉體馬上就會聽命令的；於是那銀色的月亮竟成了蹇修。你看僕人們的孝順主人。

夫人 你看少佐先生送來的一些書，你的女兒多樣的歡喜讀牠。

米勒

(以口作聲。) 哎呀！天呀！你真是明白這件事，自然界沒有成熟的滋養物，對於大人

先生們吃空心麩條的腸胃是太強硬的。所以他不得不首先的把這半生不熟的湯，在那小說家們的地獄式的瘟疫廚房中加上一番工作，細細的熬一下。你把這些污穢的東西，送到火裏去吧！我想我們的女兒由這些東西中，上帝知道，是要吸取比天還大的愚狂。這種小說就如西班牙的蚊子一般，跑到你女兒的血中，就變成第二個天性了。那麼她就把她父親僅僅的所保守那點基督教主義，都要拋散了。我再說一次：你把牠送到火裏去吧！因為我們的女兒很容易被這些魔鬼的作品所誘惑。如果她在這安樂國裏漫遊，最後她就找不着她的家鄉了。她也要把她這拉提琴父親忘了，結果還要把我一個忠誠正直的快婿錯過了。——不！絕不！任憑上帝貶我到地獄裏去。(一怒而起。)

該怎麼就怎麼辦，我現在要指導指導這位少佐，不許他再來了。(作急走狀。)

夫人 你不要胡說！你想他給我們送過了多少禮物，我們由這禮物中變賣過多少錢。

米勒（回頭站在她的面前。）你把你的女兒賣錢嗎？你滾吧！我寧可拿着我的提琴沿門乞討，以求溫飽。我寧可把屎尿放在我那提琴的回板上，也不肯用我惟一的女兒靈魂與血肉換來的錢。你少喝點咖啡，少吸點鼻煙，不要叫你的女兒去賣臉子吧！從前這個奸詐的小寶貝未來我家裏的時候，我仍然還是有的是飽飯吃，有的是新衣服穿。

夫人 你不要這樣的生氣，我不過要說的是你不要使少佐先生太難堪了。因為他是國務總理的公子。

米勒 可不就是爲的這個，恰恰就是這個原因。今天還得把這件事弄明白。如果國務總理是一個正直的父親，他還應當感謝我。你把我那一件紅色天鵝絨的外衣刷了拿來。我就要到國務總理那裏去，通報總理大人說：你的公子注意了我的女兒。我的女兒不配作你令郎的夫人，但是我的女兒也絕不肯作你少爺的姘婦。不說了！我走了！

第一場

國務總理的秘書吳爾木及前場出場者

地點——同上

夫人 哎！秘書先生早安！你來了，我們真是快樂。

吳爾木 伯母大人！快樂是在我這方面。因為設若誰家有個闊人去拜訪，我這窮小子是絕無人提到的。

夫人 秘書先生！你說話真是利害。固然少佐費爾定奈先生常常的來看我們，我們歡迎。但是我們並不輕視任何的客人。

米勒 （作厭惡狀。）女人！你還不快搬椅子來。請你把帽子取了，大衣脫了，同鄉先生。

吳爾木 （將帽子與手杖置於一旁，並坐下。）我將來的人或者是已經過去了的人，她可平安！我很不願希望人們不能看見綠易斯小姐。

夫人 謝謝你的問候，秘書先生。但是我的女兒絕不是一個驕傲的人。

米勒 （作厭惡狀，並以手推之。）女人！

夫人 很抱歉！我的女兒沒有招待你的光榮，她剛剛到教堂裏唸經去了。

吳爾木 這很使我喜歡！我很喜歡！我將來在她身上，可以得一個很熱心基督教的太太。

夫人 （作愚狂人之尊嚴狀態並嘻嘻的笑。）是！但是祕書先生……

米勒 （作出一種難以爲情的狀態示意其夫人。）女人！

夫人 如果我的家庭，在其他的的事情上能來侍奉你，那是我們很喜歡的，祕書先生。

吳爾木 （作詭詐眼光狀。）在其他的的事情上頭麼？謝謝你！哼！哼！

夫人 但是祕書先生，你自己一定也會看得出來。

米勒 （滿面怒容，以手推其夫人。）賤女人！

夫人 好！固然是好！可是還有更好。人們孩子的惟一幸福！絕不可隨便阻礙的。（作村婦驕

傲狀。）你大概猜得出我要說出什麼話來，祕書先生。

吳爾木 （作不安狀，在椅中搖動，以手向耳後抓撓，並扯其袖頭與領帶。）猜出來了嗎？沒

有——啊呀——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？

夫人 哪！哪！我只是想——我說（咳嗽）因為上帝實實在在把我的女兒造成了一個貴人的太太。

吳爾木 （突然跳起。）你說的什麼？什麼？

米勒 祕書先生，請坐請坐！不要焦急。這女人是個馱子，從那裏會來一個貴夫人呢？由這樣胡說八道中，什麼的驢子都會伸出牠的長耳朵來。

夫人 你罵吧！你愛怎麼罵你就怎麼罵！反正我知道我的。少佐先生說了話一定會算事的。

米勒 （跳起，手抓提琴。）你還不把你的賤嘴閉着！你想讓這把提琴在你的腦袋後面打一下嗎？你知道什麼東西？她說的什麼？你不要介意她的胡說八道，同鄉先生。你滾到廚房裏去吧！祕書先生，你總不會把我當成一個糊塗人來利用女兒作向上之路，你總不能相信我有這種舉動吧！

吳爾木 樂師先生，這也不是我闖了來的。我知道你常常是個說話就算的大丈夫，並且我對於你女兒的權利，簡直如同簽過字一般，是不能推倒的。我有個職業，我這個職業是

能養活一個善於處理家政的人。國務總理是很喜歡我。如果我有意向，他一定會舉薦我的，使我步步高昇。你看我對於綠易斯小姐結婚的意思，並不是兒戲的。你或許被一個吹大氣的人所包圍……

夫人 祕書吳爾木先生。如果你允許了我的請求時候就請你說話放穩重點。

米勒 我說你閉着嘴吧！同鄉先生。請你不要介意，這件事情，仍然照舊辦理。我去年秋天所允許你的話，今天再允許你一回，可是我不能強迫我的女兒。你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令她喜歡你，以便我的女兒好看看你能不能同她過快活日子。假使我的女兒把頭搖搖不允許你的婚事。那更好了——我說那也沒有法子——那末就請你同她的父親喝一杯酒，把氣消消吧！女孩子同你過日子，不是我同你過日子，所以我答應了是不算事的。爲什麼我要把一個不合她口味的丈夫，硬硬的放在她的頭上呢？你願意叫那惡魔在我這蒼蒼白髮的末日，把我如同她的野獸一般追逐挑撥，使我喝每一杯酒，吃每一口湯，都要感覺到你是毀壞你孩子的一個老奸賊。

夫人 乾脆說，這件婚事我絕不應答的，我的女兒生來就是享富貴的。如果我的丈夫聽了你那些胡說八道的話，我一定要去告他。

米勒 你的膀子同你的腿想分家嗎？

吳爾木 （對米勒說。）當父親的到女兒跟前去勸告，是很能有效的。我希望你切切實實的認識我，米勒先生？

米勒 你怎麼說起這話來了！女孩子應當認識你，不是我應當認識你。依我這個無用的老頭子在你身上打量着，你對於好偷嘴吃的青春姑娘，絕不是一塊肥肉。我可以一絲一毫不爽的告訴你，你是不是是一個懂得音樂的人。但是一個婦女的心理，就是在一個樂隊裏隊長的耳朵中，也是過於尖銳分不清白的。我給你說良心話，同鄉先生——我向來是一個粗笨耿直好胡說的人，要叫我給你出個主意，你絕不會高興的。我決不勸告我的女兒嫁給某某人，但是秘書先生，我卻勸告我的女兒不要嫁給你。你不要焦急，讓我把話說完。一個戀愛的人，要求女兒的父親去幫忙，請你不要見怪，我相信他一文不

值。設若他是一個有用人，把他的才幹由這樣一個老而不堪的水道，運到他愛人的跟前，她一定認以為恥的。假若他沒有這份膽量，他就是一個卑怯的人。惟這樣一個卑怯的人，不但是我的綠易斯不願嫁給他，就是世上一切的綠易斯都不願嫁給他。你應當這樣辦！就是在女兒父親的背後，把你求婚的事情去向女兒說。並且你還要設法令女兒寧可不要他的父親母親，也不能放棄了你，或者令女兒自己來跪在父親的腳下，天呀地呀的請求父親允許嫁給她心上的人，如果不然，就要去自殺，這才是一個好漢！這才叫戀愛！誰要在婦女跟前，不能達到這一步，他只好拿着筆桿到公事房裏寫字去！

吳爾木（拿起帽子與手杖走出。）義務！米勒先生！

米勒（慢行追隨吳爾木。）什麼事的義務？什麼事的義務？吳爾木先生！你一點東西沒有吃就走嗎？（轉回來。）他一點也沒聽見，一直的走了。真是我看見了這樣舞弄筆墨的人，簡直覺得他如毒藥的雄黃一般。一個鬼頭鬼腦令人討厭的人，彷彿是一個販私貨的把他暗送到我那上帝主子的宇宙裏來了。你瞧他那一對詭詐式的鼠目，同那藍紅